

皇清經解

皇

清

經

解

全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二十九

學海堂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循著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注丑怪孟子不肯每輒應諸侯之

聘不見之於義謂何也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注亡者不

爲臣不肯見不義而富且貴者也疏注不義而富且貴也。正義曰論語述而篇文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

見矣注孟子言魏文侯魯繆公有好義之心而此二人距之

太甚迫窄則可以見之疏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正義曰史記老子列傳云老子之子名宗宗

爲魏將封於段干裴駟集解云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

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明疑

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爲姓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

名干木恐或失之矣魏世家云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

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

義引皇甫謐高士傳云本晉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造其門于木踰牆避之文侯以客禮待之呂氏春秋下賢篇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然則其始雖踰垣避其後亦見矣○泄柳閑門而不內○正義曰閩監毛三本內作納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出不內作內是也○注迫窄○正義曰說文竹部云竿迫也走部云迫近也蓋謂君既來近我我則可以見之窄即竿字又通作迫爾雅釋言云逼迫也小爾雅廣詁云逼近也是逼迫義亦爲近陽貨欲見

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

注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

疏大夫至其門○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大夫有賜

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此大夫禮也乃引之以稱陽貨向以此詢之座客皆四顧駭愕不知季氏家臣原稱大夫季氏是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此大國命卿之臣之明稱也故邑宰家臣當時通稱大夫如邱邑大夫邱邑大夫孔子父鄆邑大夫此邑大夫也陳子車之妻與家大夫謀季康十欲伐邾問之諸大夫季氏之臣申豐杜氏注爲屬大夫公叔文子之臣論語稱爲臣大夫此家大夫也然則陽貨大夫矣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當考小戴記玉藻篇有云大夫親賜於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則是大夫有賜無問在與不在皆當往拜若不得受

而往拜者是乃敵體之降禮陽虎若以大夫之禮來尚何事
闕亡正惟以敵者之故不得不出此苦心曲意而乃謂其所
行者爲大夫之故事則不惟誣孔子亦並冤陽貨也或曰然
則孟子非與曰孟子七篇所引尚書論語及諸禮文互異者
十之八九古人援引文字不必屑屑章句而孟子爲甚孔子
所行者是玉藻非如孟子所云也周氏柄中辨正云旣拜受
而又拜于其室者禮謂之再拜此記上言酒肉之賜弗再拜
孔疏云酒肉輕但初賜至時則拜至明日不重往拜也下言
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孔疏云此非酒肉之賜故
再拜陽貨饋蒸豚正所謂酒肉之賜弗再拜者故必瞰亡而
來非以敵體之禮而然也全氏讀禮不審而反以孟子爲冤誣妄矣陽貨闕孔子之亡也而饋

孔子蒸豚孔子亦闕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

不見注闕視也陽貨視孔子亡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答恐

其便答拜使人也孔子闕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論語曰

饋孔子豚孟子曰蒸豚豚非大牲故用熟饋也是時陽貨先

加禮豈得不往拜見之哉疏注闕視至見之哉○正義曰王

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觀闕視也

玉篇廣韻並云觀視也集韻類篇觀又音時引廣雅觀視也
釋言篇云時伺也論語陽貨篇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義
與觀同闕與瞰字同字亦作矚說文闕望也阮氏元校勘記
云音義矚或作闕依說文則闕是正字趙氏佑溫故錄云陽
貨援大夫賜士之禮以嘗孔子又矚亡而饋無禮已明不得
謂貨之能先也亦矚亡而往乃孔子之以人治人終於不見
不得謂之往見也孟子蓋卽從往拜一事原聖人不爲已甚
之心以申迫斯可見之意言以貨之悖慢孔子猶往拜之使
是時貨果能先加禮如文侯繆公之來就見孔子豈有必不
見之如踰垣閉門之甚者哉注似能體之故云孔子矚其亡
者心不欲見陽貨也明以不見爲實事而先爲設辭豈得二
字爲反言以申之不似俗解直以貨之饋爲先而孔子之往
拜爲見也蓋此兩節皆正答不見之義以見之必待於先段
泄先猶不見孔子不先不見也不先而見則小人而已矣方
言云豬牝燕朝鮮之間謂之猓關東西謂之曾子曰矚肩諂
或謂之豕其子或謂之豚是豚非大牲也

笑病于夏畦

注矚肩竦體也諂笑強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

勞極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勤也

疏注矚肩竦體也諂笑強笑也○正義

曰詩大雅抑篇云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箋云今視女諸侯
及卿大夫皆矚肩諂笑以和安女顏色文選揚雄解嘲注引

劉熙孟子注云脅肩悚體也趙氏注與之同悚竦字通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漢書外戚傳上官太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霍后朝竦體敬而禮之豈詔之謂乎吳王濞傳脅肩索足鄒陽傳脅肩低首師古注並云脅翕也謂斂之也揚雄傳則作翕肩注則云翕斂也蓋斂其兩肩爲卑縮之狀小人之事人者耳按趙氏以爲悚體者脅翕聲相近說文羽部云翕起也翕肩正是竦起其肩蓋人低首爲恭敬則兩肩必竦起吳王劉濞列傳應高說膠西王曰常患見疑無以自白脅肩索足猶懼不見釋鄒陽列傳公孫獲爲濟北王說梁王曰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索足撫衿兩脅肩正言竦懼則脅正是竦鄒陽於脅肩索足之間加入低首二字尤爲明白列女傳魯義姑姊云如是則脅肩無所容而索足無所履也此正以卑詔言謂雖卑詔亦不吾與師古不知翕訓爲起而徒以斂訓之閻氏依以譏趙氏未爲得也荀子脩身篇云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詔莊子漁父云希意道言謂之詔因人之意爲笑是爲詔笑笑非由中故是強也脅肩者故爲竦敬之狀也詔笑者強爲媚悅之顏也○注病極至之勤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適音篇云以危聽清則耳谿極高誘注云極病也又權勳篇云觸子苦之高誘注云苦病也淮南子精神訓云好憎者使入之心勞高誘注云勞病也是苦勞極皆病也孟子言周正則夏爲夏之二月三月四月趙氏以仲夏言則周之五月夏之三月也史記貨殖傳云千畦薑韭楚

辭離騷篇云畦畱夷與揭車兮是畦爲菜圃之埒也何氏焯讀書記云治畦是先築土爲行水之道灌園則桔槔俯仰引水注之莊子天地篇敘漢陰丈人方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子貢告以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苦拙其名爲槔日浸百畦是其事也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

也注未同志未合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謂之失言也觀其

色赧赧然面赤心不正貌也由子路名子路剛直故曰非由

所知也疏注未同至言也○正義曰淮南子說林訓云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高誘注云合同也易同人象傳

云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上九傳云同人于郊志未得也是同以志言故未同爲志未合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論語衛靈公篇文方言云赧愧也晉曰悔或曰慙秦晉之間凡愧而見上謂之赧梁宋曰慙說文赤部云赧面慙赤也小

爾雅廣名云不直失節謂之慙慙愧也面慙曰慙心慙曰慙體慙曰逡郭璞方言注引作面赤愧曰赧赧慙音近古通也

不直失節是心不正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注孟子言

由是觀曾子子路之言以觀君子之所養志可知矣謂君子

養正氣不以入邪也疏注以觀至邪也。正義曰孟子言所養即養浩然之氣養氣在於持志故

可知謂志可知脅肩諂笑未同而言皆不正故云邪

章指言道異不謀迫斯強之段泄已甚矚亡得宜正已直行

不納於邪赧然不接傷若夏畦也疏不納於邪。正義曰隱公三年左傳石碣語。

赧然至畦也。足利本脫此九字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

已何如注戴盈之宋大夫問孟子欲使君去關市征稅復古

行什一之賦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輕之待來年然後復古何

如疏注今年未能盡去。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茲年也左傳僖十六年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杜注

曰今茲此歲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史記蘇秦傳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後漢明帝紀昔歲五穀登衍今茲

蠶麥善收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

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知知其非義斯

速已矣何待來年注攘取也取自來之物也孟子以此為喻

知攘之惡當即止何可損少月取一雞待來年乃止乎謂盈

之之言若此類者也疏注攘取至物也○正義曰周書呂刑

攘淮南子汜論訓云直躬其父攘羊高誘注云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之

章指言從善改非坐而待旦知而為之罪重於故譬猶攘雞

多少同盜變惡自新速然後可也疏罪重於故○正義曰論

無小宥過無大某氏書傳云不足故犯雖小必刑說文支部

云故使為之也知而使之即知而為之也○變惡自新○正

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孔本新作心非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注公都子孟子弟子

也外人他人論議者也好辯言子好與楊墨之徒辯爭疏注公

都子孟子弟子也。正義曰：廣韻，公亭注云：漢複姓八十五氏。孟子稱公都子有學業。楚公子食邑於都後氏焉。注：好辯至辯爭。正義曰：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云：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辯，爭辯者作亂之所由興也。說文言部云：訟，爭也。淮南子：假真訓云：分徒而訟，高誘注云：訟，爭是非也。又易訟卦釋文引鄭注云：辯，財曰爭，是辯有爭義。孟子時聖道湮塞，百家妄起，許行、農家、景春、周霄從橫家，他如告子言性，高子說詩，慎到、宋鈞各鳴所見。孟子均與辯論，其是非不獨楊朱、墨翟也。故孟子曰：我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注：曰：我不得已耳。欲救正道，懼為邪說所亂，故辯之也。天下之生久矣，一

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

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注：天下之生，生民以來也，迭有亂治

非一世。水生蛇龍，水盛則蛇龍居民之地也。民患水避之，故

無定居。卑下者於樹上為巢，猶鳥之巢也。上者高原之上也。

鑿岸而營度之，以為窟穴而處之。疏：注：卑下至處之。正義

曰：禮記禮運云：昔者先

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注云寒則累土暑則聚薪柴居其上此上古之世五帝時已有臺榭宮室牖戶不爲巢窟堯時洪水汜濫民居蕩沒故仍爲巢爲窟也爾雅釋獸云豕所寢橧邵氏晉涵正義云禮運夏則居橧巢是上古穴居野處橧亦爲人所居既有宮室則橧爲豕所寢矣方言云其檻及蓐曰橧今牧豕者積草以居之旁爲之檻按此緣夏月暑熱故架柴爲闌檻或依樹爲之故稱橧巢不必在樹上此以水溢之故埤下已沈水中故必巢於樹上如鳥之巢呂氏春秋孟冬紀云營邱壘之小大高卑高誘注云營度也高原水所未溢而民無力爲屋故鑿而爲窟鄭氏以累土解營窟則是於窟穴之上又增累以土淮南子汜論訓云古者民澤處復穴注云復穴重窟也一說穴毀隄防崖岸之中以爲窟室重窟卽鄭所云累土穴毀隄防卽趙所云鑿岸按說文宮部云營而居也凡市闐軍壘周而相連皆曰營此營窟當是相連爲窟穴營度卽是爲不得云爲爲窟矣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注

尙書逸篇也水逆行洚洞無涯故曰洚水洪大也疏注尙書至大也

○正義曰謂之逸篇不知百篇中何篇也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堯典曰湯湯洪水方割孟子釋此洚水卽堯典所謂

洪水也孟子告子篇云水逆行謂之洚水說文水部云洚水不遵其道故趙氏云水之逆行洚洞無涯說文言部云警戒

也爾雅釋詁云余我也段氏王戔說文解字注云洪水洛水也从水共聲洛水不遵道堯典臯陶謨皆言洪水釋詁曰洪大也引申之義也孟子以洪釋洛許以洛釋洪是曰轉注水不遵道正謂逆行惟其逆行是以絕大洛洪二字義實相因淮南子原道訓云靡盬振蕩與天地鴻洞高誘注云鴻大也洞通也鴻與洪通鴻洞卽洛洞馬融長笛賦云港洞坑谷李善注云港洞相通也港胡貢切港洞亦卽洛洞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驪蛇龍

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旣遠鳥獸之害

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注堯使禹治洪水通九州故

曰掘地而注之海也菹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者爲

菹水流行於地而去也民人下高就平土故遠險阻也水去

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疏

注菹澤至爲菹○正義曰禮記王制云居民山川菹澤注云沮謂萊

沛孔氏正義云何允云沮澤下涇地也草所生曰萊水所生曰沛言沮地是有水草之處也左思蜀都賦云潛龍蟠於沮澤李善注云蔡毋遂孟子注曰澤生草曰菹沮與菹通然則孟子之菹卽王制之沮蔡毋遂作菹黃公紹韻會引孟子作

菹菹卽菹字菹爲菹之通也○注水流行於地而去之○正義曰說文林部云憮水行也重文流越絕書篇敘外傳記云行者去也鄭氏注檀弓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以去釋行是水由地中行卽水由地中流去也○注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正義曰堯舜旣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說文水部云消盡也

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注暴亂也亂君更興殘壞民室屋以其處爲汙池棄五穀之田以爲園囿長逸遊而棄本業使民不得衣食有飢寒並至之厄其小人則放辟邪侈故作邪僞之說爲姦寇之行沛草水之所生也澤水也至衆也田疇不墾故禽獸衆多謂羿桀之時也疏注暴亂也亂音更興○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云其次賞賢而罰暴高誘注云暴虐亂也易繫辭傳云以待暴客于寶注云卒暴之客爲奸寇也故下暴行趙氏又以姦寇釋之說文人部云代更也代作謂更代而作非一君也○注故爲邪僞之說○正

義曰文選西京賦云邪羸優而足持辭綜注云邪偽也呂氏
春秋離謂篇云辨而不當理則偽高誘注云偽巧也淮南子
本經訓云其心愉而不偽高誘注云偽虛詐也巧詐則不正
故以邪爲偽○注沛草至水也○正義曰後漢書崔駰傳注
引劉熙孟子注云沛水草相半風俗通山澤篇云沛者草木
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信公四年公羊傳云大陷於沛澤
之中注云草棘曰沛漸洳曰澤蓋分言之則沛以草蔽沛名
澤以水潤澤名故趙氏注與何休同通言之則沛之草卽生
於水此劉熙釋名專以下而有水爲澤注孟子又以水草相
半爲沛是也澤之水亦草所生此風俗通旣以草木屬沛又
云水草交厝名之爲澤是也○注至衆至衆多○正義曰周
禮夏官大司馬注鄭司農云致謂聚衆也至與致通故以至
爲衆多○注謂羿桀之時也○正義曰上云暴君代作下及
云及紂之身紂之前暴君著於書傳者惟羿桀故舉之耳

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

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

大悅注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於孟津還歸二年復伐

前後三年也飛廉紂諛臣驅之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罪也

滅與紂共為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尙書多方

曰王來自奄疏

注奄東至白奄○正義曰說文邑部云鄩周公所誅鄩國在魯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

玉篇作周公所誅叛國商奄是也奄鄩二字周時並行單呼曰奄紂呼曰商奄書序孟子左傳皆云奄如踐奄歸自奄伐

奄昭元年周有徐奄是也左傳又云商奄如昭九年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定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

是也大部云奄覆也爾雅云弁蓋也故商奄亦呼商蓋墨子曰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蓋韓非子周公將攻商

蓋辛公甲曰不如服眾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商蓋即商奄也奄在淮北近魯故許云在魯鄭注書序云奄在

淮夷之北注多方云奄在淮夷旁是也祝鮀說因商奄之民封魯者杜云或逆散在魯是也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縣城

東二里有奄城云故奄國即括地志之奄里此可證逆散在魯之說幽風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商謂武庚

則此傳商奄為二按奄在淮夷旁為周所伐是東方無道國也武王伐紂至於孟津還歸二年復伐詳見史記周本紀然

則三年討其君指武王伐紂伐奄與誅紂並言則亦此三年時事矣秦本紀云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

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並殺惡來是時蜚廉為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而

報得石棺死遂葬於霍太山然則武王未殺飛廉但驅之海隅以戮辱之故趙氏比諸舜放四罪而已或云戮卽殺也史記非其實閻氏若據釋地續云說者謂武王誅紂並殺惡來飛廉獨以善走漏網竄伏海隅以爲周無如我何豈知聖人除惡務盡於窮無復之地仍執而戮之以彰天討此亦是隨文詮解而皇甫謐云河東魏縣十五里有飛廉冢民常祠之酈道元云霍太山上有飛廉墓皆與秦紀文合蓋殺者一處葬者又一處其詳不可得聞矣翟氏灝考異云逸周書世俘篇云武王既克殷狩禽虎二十有二犀十有二熊羆羆塵等若干遂征四方凡懲國九十有九馘俘若干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慈國謂不順服國也本九十有九而滅止五十蓋又宥其半也符禽文但未及象而呂氏仲夏紀言象爲虐於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爲三象樂以嘉其德適補周書所缺武周滅國驅獸二事正經中不得明證故邊旁之書未可以駁難而全置也趙氏佑溫故錄云滅國者五十諸家無說惟逸周書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殷獻民遷於九里熊楚之先盈卽羸飛廉同姓可備五十之一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歸獸之事蓋孟子所謂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者出於此篇書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成王旣踐奄將遷其君于薄姑周公召公作將薄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鄭氏注云奄國在淮